

陈冷时评的内容与风格论析

——以上海《时报》时评为例

余 玉 余芬霞

摘 要：陈冷在上海《时报》任职7年，发表了大量的时评，其内容涉及内政外交、民生实业、国民痼疾、伦理观念和报业自由等。其时评随体附形，特色鲜明，形成笔调冷峻、短峭活泼、尖锐泼辣的风格，呈现出多姿多彩的写作风貌。他的时评带来了报刊评论的新风气，型塑为新闻评论的新样式，发挥着新闻评论“轻骑兵”的作用。

关键词：上海《时报》；陈冷；时评

作者简介：余玉，男，讲师，博士。（南昌大学 新闻与传播学院，江西 南昌，330031）

余芬霞，女，高级讲师。（上饶师范学院 小教分院，江西 上饶，334000）

中图分类号：G212.2

文献标识码：A

文章编号：1008-6552 (2017) 03-0040-09

上海《时报》创刊于1904年，是一份有35年发展历程的大型日报，与《申报》《新闻报》齐名，它以业务革新著称而载入史册。该报在新闻业务改革方面尝试了多项业务实践，其中时评是《时报》的一项重大业务创举，开我国报纸言论由“论”入“评”之先河，代表该报业务革新的实绩。时评这一“独创体裁”由陈冷（陈景韩）所设，“‘时评’两字，景韩所题，说是有双关之意，一是时事评论，一是《时报》评论”^[1]。陈冷是清末民初著名报人、时评家、小说家和翻译家。1899年留学日本早稻田大学，攻读文学，1901年参加同盟会，1902年回国任革命报刊《大陆》月刊编辑，1904年离开《大陆》，加盟狄楚青在上海创办的《时报》。民国成立后，史量才聘请陈冷担任《申报》总主笔。他在上海新闻界工作了28年，先后作为《时报》和《申报》的掌门人。陈冷在《时报》任主笔近七年，总揽日常编务，并首立“时评”一栏，分版设置，逐日发表短论，抨击国事，持之以恒，轰动一时，成为读者青睐的品牌栏目。他躬身力行，在《时报》发表了大量署名“冷”、“冷血”的时评，内容触及清末民初社会的诸多方面，写作有棱有角，富有生气，形式短小精悍，特色鲜明，形成尖锐泼辣、多姿多彩的风格特征，具有很高的历史价值和艺术成就，对包括鲁迅在内的广大读者影响极大。

一、陈冷时评的思想内容

陈冷在《时报》所发时评，笔触广泛，内容全面，思想丰富，主要涉及政治、经济、文化、军事、外交、社会、教育、民生、实业、伦理、观念、报业自由等，概其要者，大致涵盖以下方面内容。

（一）评论时局，对国内外发展局势密切关注

《时报》存续于清末至民国时期，国内外局势变幻无常，国家发展方向不明，政局极其不稳，人心思想漂浮。此时在报刊上时兴的时评文体，配合时事，应时而作，对国内外发生的重大事件基本做到有闻必评，无一遗漏。

《时报》创刊不久，紧密配合“对付俄兵砍毙华人案”、“争回粤汉铁路主权”、“抵制美国华工禁

约”、“抵制美货运动”等时事问题纷纷发表时评，声势浩大，也正因为配合时事而发，传播效果明显，受到国民赞誉。例如《时报》针对“筹拒美国华工禁约公启”发表时评，指出：“美国华工禁约问题，关于政权及国体之大问题也，关于吾国商工业之前途之大问题也，关于吾全国四百二十兆同胞之人格之大问题也，吾知吾全国将无一人不当寻法对付此约者”。从国家政权高度认识华工禁约问题的重要性，表露出国民抵制华工禁约的决心和强硬态度，并提醒全体国民应团结一致，共同抵制，显示国人声威，“吾尤望全国人闻风而起，合大群而共谋抵制之策，使吾政府耳有舆论以为之声援，而又使外国知吾国民之并非可侮”^[2]。时评发表后发挥了集聚人心的作用。

辛亥革命爆发之后，《时报》密切关注这场革命，配发时评规模宏制，内容大异其趣。时评《革命军第一战》中写道：“革命军一起而举武昌，再进而取汉阳、汉口，此皆唾手而得也。……呜呼！视政府之兵，已如摧枯拉朽矣！”^[3]革命军首战大捷，《时报》态度鲜明支持革命党，这则时评对革命军第一战给予了高度赞赏，令人激奋。几天之后连续发表《速战与罢兵》《速战！速战！》，两则时评都是告诫军民坚持革命，切不可半途而废，鼓励军民一战到底，鼓舞了士气，稳定了人心，最终革命必胜，增添了革命者的信心。革命胜利后继而作《中华民国万岁》一文，写道：“民军已得南京矣，东南大局从此定矣，中华民国之根基于此立矣。由是以直捣燕北，横扫中州，则北京不足平，北军不足戮，而所有一切停战议和之浮说，可以全消”^[4]，令人欢欣鼓舞。清政府被推翻后，《时报》密切关注形势变化，对于破坏共和的残存守旧势力不遗余力地贬斥，如《袁世凯受炸弹》：

袁世凯在今日宜其受炸弹也。现尚不知掷炸弹者其为革命党中人，抑为满族中人。然无论其为革命中人，为满族中人，而袁世凯对之，皆有受此炸弹之资格也。袁世凯如为满族忠臣，则当一意主战以革民党，今不能战，满人当掷以炸弹也；袁世凯而为民党功人，则当从速推倒满洲政府，今又迟迟不决断，与满人争权利，此民党当掷以炸弹者也。今虽不死，亦足以夺其魄矣。^[5]

辛亥革命时期所发表的一系列时评，如《革命军第一战》《大局已定》《战与平和》《速战与罢兵》《速战！速战！》《民军今日之方略》《中华民国万岁》等，如同连珠炮连续发出，不但助长了革命军的军威，而且告诫国民不要轻易相信袁世凯，认清他的面目，千万不可把革命果实拱手让人，鼓励革命军丢掉幻想、一鼓作气战斗到底，为缔造共和而争取胜利。《时报》的时评干脆利落，姿态各异，看后热血沸腾。

《时报》时评不仅关注国内局势，而且关注对外关系，利用时评文体评论国家间的形势变化。清末，许多国家对中国心存觊觎，作者及时跟踪国外动向，配合时事发表时评，适时警示政府、警醒国民，以维护国民的人格尊严和国家的切身利益。20世纪初年，列强不断对外扩张势力，从内心仇视华人，陈冷针对俄人明显的排华倾向极度不满，所作《一日而逐华民万人》时评诘责此行径：“中国人稍有得罪于外人之处，外人辄曰排外排外，今俄国一日而逐华侨万人出海参崴，世界敢有公言俄人为排外者乎？”^[6]陈冷对违背人道的排华行为连连责问，及时警示国人：俄人此举不仅仅在排华，真正目的是以此激起国人之怒，以图进一步侵华寻找借口，险恶用心，路人皆知。这则时评切入事情的本质，让国人洞穿云雾，呼吁以联合力量抵制外敌。再如《一年之内》等时评也是这类从外交层面警醒国人。民国之初，国内政局混乱，社会动荡不安，帝国主义列强借口保护其利益，步步进逼，国家安危难保。时评洞穿这一紧迫局势，告诫国人落后将挨打，激起国人树立信心，奋勇向前。

（二）关注民生，对百姓日常生活及生存境遇给予人文关怀

陈冷的许多时评选题来自百姓生活，以人文关怀的视角关注腐朽统治下百姓的生存际遇，他在《岁暮之预言》中这样写道：“岁暮异于平时，今年之岁暮又异于他年之岁暮，今年岁暮时之可预言者，空房必更多也，旧物必更贱也，救火钟必更忙也，喊救命必更烈也。其原因为何？”^[7]时评以百姓生活入题，对百姓年复一年过着水深火热的生活通过具象事实展示出来，最后在责问中强烈控诉当局的丑

恶。以下这篇时评更能体现这一思想内容：

巴拿马河工不可往，往者非病则死。

美人招巴拿马河工尤不可往，往者非病死则受虐。

此其理由，国人知之，政府知之。

然而美公使仍向政府请求不已，何也？必政府未尝拒之也。

政府固尝闻议拒矣，然而奸民辈能立合同回国招工，何也？必政府拒之而未尝决绝也。

谓政府不知，而政府岂真聋聩？谓政府不理，而政府竟无心肝，无以名之，名之曰非真爱民。故吾不责奸民，而惟责政府。^[8]

全文173字，字字珠玑，紧扣美招华工一事，一句一段，层层深入，不断质问清政府，最终剥开清廷非真爱民的真面目，行文流畅，一气呵成，将清政府的丑陋本质暴露无遗。更重要的是，作者对在美华工的生存境况甚为担忧，对困苦民众给予默默同情和温情关怀。在写作上也颇具特色，体现了时评“用简短的词句，用冷隽明利的口吻，几乎逐句分段，使读者一目了然，不消费功夫去点句分段，不消费功夫去寻思考索”^[9]。

时评除了通过控诉政府不满来凸显百姓生活贫苦，同时还把普通百姓的冷暖放在心里，抓住与百姓日常生活息息相关的问题，如用水、用电、使用电话、乘坐电车等，常以系列时评形式推出，对这些问题给予长期关注，扩散影响，切实关心百姓生活。陈冷曾于1907年9月对于上海之外的内地城市的公共供水系统发表过多篇时评，先告诫大家关注水质，而后针对水质不洁寻找病因，再后敦促有关部门立即采取切实有效措施改善居民用水。当月21日，他推出时评，提醒大家关注自来水水质问题，“今内地自来水之不洁，与河水井水等且又加甚焉。若之何其不害生也。井水河水之不洁，或当其地之一流一泉而已，若自来水则同此一管清则俱清，浊则俱浊”^[10]，“井久不用而枯，河久不开而涸，至自来水之不洁甚于河井之时。即转欲还我河井之不洁，而亦不可得矣，是自来水不改良，而实无知之和也”^[11]。次日又发表时评分析自来水不洁之原因：“内地自来水之不洁非公司中故使之不洁以害人也。盖亦有数故：其一，中国人之本不知洁为何物，苟以我所谓之不洁之水，示之公司中人必不服，曰此已大洁矣，何勿洁也。其二，公司之资本不足欲其水之洁，诚大非易事……其三，与自来水相关之各种事务不能相称，如内地马路无阴沟，则水管只能装于泥内，一经大雨积水不去，则易烂水管，稍破则泥土因而入。此则自来水公司独力不能成，而不可过责自来水公司。”^[12]原因分条缕析，明确具体，百姓信服。24日，陈冷还针对内地自来水公司部门发表时评，提醒并督促其添设清水池来切实解决居民用水卫生问题，“余至其地，见清水池之为添设且未动工亦如故，明知集与大难，举事不易，民非水不生活，清水池一日不添设，则水之一日不清，而欲饮此水者一日受其苦。余之为此言者，岂有他意哉？诚恐公司中人之久忘前言，不得不为提撕耳”^[13]。这组时评环环相扣，层层递进，让百姓真正意识到卫生用水与身体健康密切相关的重要性。

以百姓日常生活话题的系列时评很多，如以百姓生活密切的电话为题材，同样推出了4篇时评《上海电话》，请看系列时评之三：

上海内地电话，因日久不能与租界电话相接，故南市城内各处装租界电话者，日多一日，设上海内地电话，一旦加价则用户出费几与租界电话相等，转不如装设租界电话之为愈也。

故为上海内地电话计，如因赔折而加价，吾知愈加价，则会赔折，徒为租界电话扩增势力而已。^[14]

这组时评在当时较有影响，时评以电话切入，敏锐发现市内电话不能与租界电话相接，造成电话不断加价，最终导致恶性循环，危害百姓的切身利用，呼吁南市城内与租界电话相接，不但有利于百姓生活，而且有利于国家势力，一举两得。

陈冷的许多时评特别关注百姓的生命和财产安全，呼吁当局应切实关心百姓安全。如《电车与性命》针对电车伤人致使百姓安全难保之事，甚为担忧，时评标题把“电车”和“性命”对举，文中郑重指出：“电车为文明利器，固不当阻止，然生命为人类同具，亦安可漠视勿顾哉。今者法界电车肇祸者屡屡矣，以视英界尤酷且烈。除西门相近报纸未载外杀人之事，已有数起。长此不事改良，则生命岂真儿戏哉？窃谓此事上海道宜与干涉，速与电车公订伤人或死人罚律，悬之车中，则司机之人或知所警，不然，此辈无识之徒安识利害哉？”^[15]时评不仅提倡以积极态度接受新的交通工具，更应关心百姓的生命安全，当局应积极应对，把百姓安全真正放在心上。再如关于盗劫事件，关涉百姓财产安全，时评针对此写道：“近数日内租界之中，几无日无盗劫案，而盗劫之时间，每在下午七时及十一时，正巡捕上差落差之际。窃以为租界巡捕上差落差，宜仿内地警察，上差者既到岗位后，方可令落差者离此岗位，否则上差者未到，而落差者先去，盗匪即以此时行其强抢之手段，迨巡捕闻警而至，而匪已远颺矣。不知捕房中亦以此言为然否？”^[16]时评针对租界盗劫猖獗，作者仔细分析，查寻问题根源，对巡捕漏洞提出合理建议，殷切期望当局调整相关政策，以确保百姓一方安宁。

（三）塑造民格，对国民弱点与陈腐习气进行说服和批判

清末民初是我国除旧布新的大转变时期。自19世纪末以来，伴随国内形势急剧变革，中西交流日显频繁，学生出国留学渐成风气，西方思潮带入国门，与国内原有思潮相互交汇、碰撞、融合。在国内社会思潮吐故纳新的交替过程中，守旧习气受到冲击，国民劣根性也纷纷暴露。陈冷充分运用时评针对国民弱点进行分析、比较和引导，乃至通过批判力图修正国民性，以利于国人民格的塑造。

陈冷抓住国内不合时宜之事进行评论，从传统习惯、文化和民族心理等方面进行批判。易服剪发问题在清末民初社会异常突出，陈冷及时就此选题写了不少时评。宣统二年（1910年），资政院提出了剪辫的动议，青年学生欢欣鼓舞，在获批之前就纷纷剪去发辫，风潮迅速波及十多个省份，但让全体国民完全接受易服剪发是个艰难的过程。早在1910年8月8日，陈冷发表了一篇几十字的时评《剪发易服说》，以此为引子拉开了时评的序幕，一个半月之后，评论阵势正式架起，从1910年9月24日至10月6日，陈冷在《时报》连续发表13篇题为《剪发易服说》的时评。在首篇时评中，针对反对剪发易服者，他有见地地分析指出：“其反对之要点有二：其一曰体制问题，其二曰经济问题。剪发易服之后，必改拜跪婚丧之礼，与国家之典礼有关。……剪发易服之后，必改冠履衣饰之制，与国民之经济有关。……此二问题而不解决，而欲剪发易服，诚哉，其难也。欲剪发易服者，必自解决此二问题始。”^[17]中国经历两千多年的封建统治，陈腐习气根深蒂固，要想改变传统观念极不容易，只能通过谆谆善诱，以理服人才有收效。这篇时评见解独到，分析原因击中要害，结论让人易于接受。关于此选题的这组时评每天连续推出，每篇一个观点，全方位说服民众剪发和易服，连续作用于读者，教育他们抛弃陈腐观念，接受新鲜事物，通过时评形成社会舆论，在读者中产生极大影响。

与《剪发易服说》的正面说服不同，《电车初试》同样是评论民众接受新鲜事物的话题，作者却毫不留情给予批判。时评写道：“上海电车，一礼拜来，已在静安寺一带开试，定于礼拜一开车搭客，昨日又驶至英大马路，一时观者甚众，两旁如堵墙。余因有感我中国人之性情，大凡一事之创始也，人怀疑虑，种种之浮言起，及其既成则又如蚁之附羶物，其蠢既可笑，亦复可怜甚矣。”^[18]这则在《闲评》栏目中的时评，陈冷对中国人在新鲜事物面前表现出的“愚蠢”和“可笑”的“性情”，对此类国民弱点尽情鞭笞，具有很强的警示意义。再如《中国事之一例》，“松江四乡多牛疫，牛死每弃之河，河有为之塞者。或曰：此乡民之愚无识也，河水染牛疫多及于人，奈何不埋之土？然而乡人则亦有说：疫牛埋之土，土苟生草，他日牛食久必又疫，故不埋之土而弃之河，呜呼！消毒之法不明，卫生之政不讲，弃河与埋土两者均害而已矣，尚安责哉？尚安责哉？”^[19]时评对百姓错误的卫生观念提出质问，嘲讽那些守旧之人思想僵化，对国民不思改变的陈腐旧习给予有力回击。陈冷所作《中国人之特性》

对国民劣根性更是刻画得入木三分,请看:

中国人之特性,其动也如狂犬,其静也如死蛇。何谓狂犬?不问尧跽,而吠之以为雄也;何谓死蛇?既无生气又极柔顺,任人玩弄而无所不可也。阅者疑我言乎?试息心以观之,死蛇之后狂犬,狂犬之后死蛇而矣,安有他哉?^[20]

时评猛烈抨击国民痼疾,一针见血指出中国人被压榨得死气沉沉之后胡乱狂吠,狂吠一番之后便偃旗息鼓,再没有实际行动去努力改变现状,如同死蛇,任人宰割,对于逆来顺受之国民,作者“哀其不幸,怒其不争”。时评高度体现出陈冷时评写作“犀利峻冷”的“冷血体”特征,现在读来仍有很强的讽刺意味和现实意义。

(四) 反对报律,为报业言论自由呐喊助威

《时报》创刊之时,正是“中国新势力复活的酝酿时期”^[21],也是清末报律接踵出台的时期,报界的言论自由空间大大受限,报刊与政府之间矛盾不断加剧。《时报》一创刊就置于恶劣的媒介生态环境中,所以,创刊不久就倡导组建报业同盟,呼吁报界以团体力量维护报业的言论自由。1905年3月13日和14日,《时报》连续发表《宜创通国报馆记者同盟会说》,在我国首倡组建新闻团体,“报界之知有团体,似自此始”^[22]。文中敏锐指出:“使我记者而有同盟会在,则在上而用强硬,通国之记者,不能尽杀而尽拘;在上而用摇惑,通国之记者亦得,以待外人之法待之,而后之不得逞其志。”^[23]不出所料,《时报》创刊两年后,清廷在随后的两年内先后颁行了《大清印刷物专律》《报章应守规则》《报馆暂行条例》《大清报律》等报律,我国报业被套上了重重枷锁。

《报章应守规则》中明文规定报章“不得诋毁宫廷,不得妄议朝政,不得妨碍治安,不得败坏风气……”^{[22](304)}。颁行不久,北京就有报纸受到封禁。10月10日,《字林西报》报道了北京《中华日报》遭到封禁,且“尽数年来有报馆三家均遭封闭”。针对清末政府相继颁行苛责报律并狂妄借机封禁报纸恶劣行径,陈冷及时发表“时事批评”,力斥其“妄”:“宣布预备立宪之后,而第一阻遏人民之言论自由,其妄一;封禁报馆之未足,而又颁发此千古未闻之报律,其妄二;颁发报律而不知所谓报,不知所谓律,其妄三;不知其所谓妄,而乃唯恐人之不妄,其妄四”^[24],给予了清末报律有力的控诉和回击。然而,这仅仅是我国报界厄运的开始。

1907至1908年初,时报报馆连连遭受政府当局纵火,蓄意毁坏报馆,压制报界言论自由。陈冷针锋相对,及时发表社论《再火》以示控告,“天其助政府以压抑舆论欤,不然,何火我报馆之不已也?”时报报馆同人并没有被这般卑鄙恶行所吓倒,他们强烈控诉清政府覆辙秦始皇焚书之法,用专制手段钳制舆论,“我中国之压抑舆论,自古唯火是赖矣!秦始皇者,专制之元首也,其愚黔首曰焚书。今者政府之心,虽欲效始皇,而力有所不逮,欲举天下之言论而尽灭之,其势有未能,乃仅发此倾倒之命令,以阻民气”,通过卑劣手段阻止报纸不能应时发售以压制舆论,可见清政府已黔驴技穷。同时,陈冷等报馆同人表明与之顽抗到底的坚强决心,“本馆同人不为火屈,自当收合余烬,再整旗鼓,以求最后之胜利”^[25]。清政府为何如此畏惧报刊?包天笑在时评《报纸多与报纸少》对中国官场看待报纸的矛盾心理作了真实刻画,“或曰,报纸多,国民之程度进焉;或曰,报纸多,州县官乃大困焉,谓余不信,请观湖北之枝江令”,相反,“报纸少,官场之所喜也”^[26],包天笑在时评中直接通过报纸多与少的矛盾,把当局畏惧报纸的复杂心理呈现在读者面前,可谓一语中的。

然而,清末政府对报界的压制并没有收敛,通过接踵而至的报律对言论自由进行严厉控制,导致报纸与政府之间的矛盾日益激烈,报纸在与政府的斗智斗勇中争取自身的言论自由空间。但在苛责的报律面前,报纸动辄得咎,1909年多家报纸在斗争过程中又遭受关停、归并的厄运。对此,陈冷痛恨地作一时评《今年中消灭之报纸》:

《舆论报》,上海,归并《时事》;

《大同报》，北京，归并《中央》；

《民呼报》，上海，勒闭；

《国报》，北京，封禁；

《中央大同报》，北京，封禁；

《吉林日报》，吉林，封禁。

不及几月中，报界之被摧残者，已落花流水如此矣，此亦预备立宪第二年应有事耶？

呜呼！^[27]

陈冷悉数了几个月内所遭受当局封禁的报纸，时评以事实为根据，简要罗列封禁报纸，分行设段，无需发一句议论，干脆利落，最后的诘问把当局钳制言论行径暴露无遗，使读者对腐败政府控制言论、封杀舆论的行为恨之入骨。

另外，陈冷时评的内容还有一个重要方面，即批评政府，对政府的腐败给予无情鞭挞，这类时评所占比重相当大，这方面时评内容在下面剖析陈冷时评的艺术风格中详细论之。

二、陈冷时评的艺术风格

陈冷的时评之所以耐人悦看，除了作者敏锐的触角和丰富的时评内容外，更在于他的时评风格多样，富有特色，其鲜明的艺术风格主要体现在针砭时弊、批评政府这类时评内容上。时评密切配合新近发生的各种新闻事件和社会现象及问题，以敏锐的视角对清末民初社会弊端和政府的所作所为，尤其对政府的腐败行为进行了辛辣的嘲讽。这类时评写作手法多样，呈现出多姿多彩的写作风貌。

（一）取譬设喻，妙趣横生

这类时评通过比喻的方式对社会现象进行形象化的评判。陈冷善于抓取本体和喻体之间的相似之处，先言它物，后落脚到所要评论事实和现象上来，让读者在不经意间领会到作者的观点。如陈冷所作《中国之人民与政府》：

我尝罕譬焉，中国人民之力量如牛筋，拽之则长，弛之则短。中国政府之力量如弹簧，屈之则短，舍之则长。是故我人民有事要求于政府也，或有事与政府反对也，其始人民之力长，而政府短也。盖人民拽之而政府屈之也。其继人民之力渐短而政府渐长，盖人民与政府之力量各归本位也。今观国会之现状，又将如此矣，我人民奈何？^[28]

陈冷写作时评善于运用贴切的比喻，把道理说得通俗、晓畅。该时评就用形象的比喻，把人民与政府之间的力量消长比作弹簧的拉拽和松弛，置民众与政府于双方力量“拉长”与“缩短”的二元对立中，为民众指点迷津，提醒他们如何处理与国会之间的关系。最后通过反问，把问题提到民众跟前，激起民众，用强大力量迫使政府改变原来的处事方式。再看一例：

闪电之后，必闻打雷，打雷之先，必见闪电。然亦有闪电而不闻打雷者，打雷而不见闪电者，然一次闪电，只有一次之打雷应之，在后，一次打雷只有一次之闪电开之于先。试静观之中国之官吏，无一事不如是也，今之禁烟，电已闪矣，一声之雷声，势必随其后也，然而自后……^[29]

这篇时评同样是运用妙趣横生的比喻，即用闪电打雷之比喻来观照政府处理禁烟一事，作者运用曲笔法直戳统治阶层的痛处，抨击统治者的不作为行为。更为兴味的是，作者最后留下空白，不言自明，政府办事虎头蛇尾的风格尽览无遗。这两则时评很能代表陈冷时评的风格，即曹聚仁曾评价的那样，“冷血文笔以峻简见长，议论波谲翻腾，盖脱胎于《东莱博议》”^[30]。

（二）类比推理，令人叹服

作者通过异乎寻常的想象，把事物的相属之处进行类比，通过推理，顺理成章地得出想要表达的观

点。陈冷所作时评具有问题意识,他善于发现社会敏感问题,通过类比联想,戳穿社会隐藏极深的痛楚,并试图寻求社会的病痛根源。试看几例:

鸡与鸡斗,狗与狗斗,牛与牛斗,利害不相同则相忘,利害相同则相轧,中国今日之能任事者,其现状如此。^[31]

作者从鸡、狗、牛等动物习性说到政府官员行为,用极为平常的叙述方式,以超凡的联想力把这些动物和这类社会现象进行类比,看似不动声色,却在寥寥数语间,一针见血地将政府的尔虞我诈和利益倾轧丑行暴露无遗。再如:

有时谓近世医学愈精,而奇异之病愈多,其实非也。医学未精时,奇异之病未尝不有,唯人不知之耳。近时整饬,官方严禁贿赂之论愈多,而贪赃舞弊之案亦愈多甚。然则所以愈多者,果如医学之日精所致欤?抑奇异之病流传盛也?是则我不敢以强断也。^[32]

时评从医技精湛与怪病多寡的荒诞之关系出发,将严禁贿赂之论与贪赃舞弊之案多少之关系,进行类比分析,自然破解了当局对官场贪赃枉法胡乱寻找根源,为自己的贪腐行为寻求保护,这种毫无逻辑的推理无法使人信服,也从另外角度证明,查实贿赂越多,贪赃舞弊者不断浮出水面,揭露官场舞弊成风的丑恶社会现象。

(三) 巧于发问,警醒世人

陈冷的时评能敏锐抓取那些不便直接评论的社会现象和敏感问题,通过简单发问,简短渲染,看似存在矛盾,实则态度明朗,结论显现,这种在矛盾对立而统一中寻求病理根源,毋庸多言,读者豁然开朗。例如:

第一问:百政不举,病在乏财,乏财之原,病在实业,然而近人竞求实业无不失败而致财愈乏者,其故安在?能有良法以挽回此现状否?

第二问:上有改革之君,下有改革之民,中有改革之亲贵大臣,然而每欲改革一事必至阻挠无成者,其病根安在?须从何处入手方能有效?

附言:此发问非征文亦非募集意见书,唯记者以为凡此诸问题均为我中国人应当尽心研究之事,阅报诸君决宜日夕往来于胸中,故特为之提出,然苟有切当高见,惠示本报者,本报亦愿为之宣布。^[33]

时评直接以“发问”为题,抓住社会上存在的问题连续设问,运用欲擒故纵的手法,最后直击要害,揭穿了各项改革政策失败的深层原因,同时在嬉笑怒骂中痛斥政府的不作为行径。再看时评《罕譬》:

或问一指独健而全手萎可乎?曰:不可。

一手独健而全身萎,可乎?曰:不可。

一人独健而全家萎,可乎?曰:不可。

一事业独健而全国萎,可乎?曰:不可。

然则今日在上者独注意于军备而忘其余,何也?^[34]

时评针对一些常理问题入手,每句设段,层层设问,一问一答,每问都事先树立靶子,最后直击靶心,落脚点定位于政府的政策偏颇上,使读者顿有洞穿云雾之感,甚为发人深省。可见,用发问方式能收到事半功倍的传播效果。

(四) 讽刺幽默,入木三分

以讽刺手法写作时评,能对社会丑陋现象和敌对事物产生强烈的贬斥和鞭挞效果。《时报》上这类时评很多,如:

谓中国政府之不治事,冤也;谓中国政府治事之不尽力,冤也;然尽力治事而中国政府仍

似有而若无者，何也？以中国政府之治事，如风也，如潮也，如电光也，如石火也，其始可畏也，其未可笑也，其来突然也，其去寂然也，其势忽起而忽落也，其形忽隐而忽现也，为之人民者，詎能捉摸之哉？计划计划，转瞬间耳。^[35]

时评表面通过为政府喊冤，实则讽刺政府如风漂浮、如影随形、时常变卦、捉摸不定的施政风格，讽刺政府欺瞒百姓，处事敷衍塞责的无耻行径，深刻表达了作者对政府玩弄权柄之伎俩的愤慨，对政府的丑行刻画得入木三分。再如：

中国之政府其闻也近，其视也远。何谓近闻？京城以外，虽大声疾呼不之闻也，所闻者近臣之言耳。何谓远视？国内之事不之察也，所考察者重洋以外耳，此近日中国政府之特色也。^[36]

时评通过政府近闻和远观的矛盾，力斥政府对国内之事不闻不问，装聋作哑。然而令人啼笑皆非的是，中国政府竟远踏重洋进行所谓考察，讽刺政府的不为民、不务实的作风。

（五）陈列事实，力透纸背

这类时评主要用铺陈手法，不发半点议论，通过事实的逻辑力量传达深刻内涵，所以，表面看似仅为简单罗列社会现象，仔细琢磨却意味深长，耐人玩味。请看两则《京中近状》：

（1）死、病、假、参劾、放逐、哭、持刀、药单箱、恐慌、缉捕、秘密、拐逃、严拿，此今日京中近状也。^[37]

（2）或曰否，昨所云特京外人所见之京中近状耳，正确之京中近状则为考试、谋差、运动、选举、借款回扣、军装回扣、宴客、挟妓、奔走迎送而已。^[38]

这两篇时评皆为陈冷所作，集中体现了其时评“短小精悍、冷峻明利”的风格，堪称陈冷时评的经典之作。《京中近状一》全文31字，时评表面仅仅在罗列事实，把看似各不相属的事实进行缜密安排，内涵深刻，使读者在不经意间且不费思量就能得出结论，尤其文中抢眼、简短、有力的词语，排列成串，犹如鼓点，声声擂击着读者的心弦。

《京中近状二》也只有几十字，陈冷应时而发，从另一角度罗列京中的各种社会现象。他以冷峻的笔调直陈时弊，文字洗练明快，时评短小隽永，褒贬好恶藏于字里行间，体现了陈冷高人一筹的驾驭时评文字能力，他把时评中列出的事实串联在一起，让读者体会到当时的政府官员看似整天忙忙碌碌，终究庸碌无为的可耻行为，讽刺意味力透纸背。

（六）手法另类，诙谐理趣

《时报》上还有一些另类时评，如运用对话、玩文字游戏、释画注解等奇特手法，看似另类，但诙谐理趣，且又新颖洒脱，令人叹服。如：

中国政界之名字以拆字法解之，鲜有不与真情相吻合者，兹特略举数字如左：

政字，政为正文，正在旁为不正，右为反文，为反乎文明，故政者不正，而反乎文明者也。

府字，府为腐字去肉，本为腐败之肉，肉既为食肉者所食，故肉去而仅存一府也。或曰腐败之腐字乃府字加一肉耳，政府中而多食肉者，故腐败耳，二说未知孰是。^[39]

陈冷摆脱常规的写作手法，以另类视角，巧拆汉字，巧妙解读，如同玩文字游戏一般对当时政府的腐败行为作了淋漓尽致的嘲讽，看完令读者忍俊不禁。

总之，陈冷在《时报》所发时评涉及内政外交、国计民生、社会弊端、国民痼疾等内容，呈现出视角独异、形式灵活、笔调冷峻、文字洗练、短峭活泼的艺术特色。这些随体附形的时评，在激情与理性糅合中传递真知灼见，凸显出联系实际、尖锐泼辣、多姿多彩的风格，使时评百花园呈现出一派艳丽多姿的景观。

参考文献：

- [1] 包天笑. 钏影楼回忆录 [M]. 北京: 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, 2009: 416.
- [2] 时事评论 [N]. 时报, 1905-05-10.
- [3] 冷. 革命军第一战 [N]. 时报, 1911-10-15.
- [4] 冷. 中华民国万岁 [N]. 时报, 1911-12-03.
- [5] 袁世凯受炸弹 [N]. 时报, 1912-01-17.
- [6] 冷. 一日而逐华民万人 [N]. 时报, 1912-09-16.
- [7] 冷. 岁暮之预言 [N]. 时报, 1909-01-03.
- [8] 巴拿马河工不可往 [N]. 时报, 1907-01-18.
- [9] 胡适. 十七年的回顾 [N]. 时报, 1921-10-10.
- [10] 冷. 论内地自来水一 [N]. 时报, 1907-09-21.
- [11] 冷. 论内地自来水二 [N]. 时报, 1907-09-21.
- [12] 冷. 论内地自来水三 [N]. 时报, 1907-09-22.
- [13] 冷. 论内地自来水公司四 [N]. 时报, 1907-09-24.
- [14] 上海电话 (三) [N]. 时报, 1912-07-24.
- [15] 冷. 电车与性命 [N]. 时报, 1908-07-17.
- [16] 无题 [N]. 时报, 1914-02-24.
- [17] 冷. 剪发易服说 (其一) [N]. 时报, 1910-09-24.
- [18] 冷. 电车初试 [N]. 时报, 1908-03-02.
- [19] 中国事之一例 [N]. 时报, 1910-08-07.
- [20] 冷. 中国人之特性 [N]. 时报, 1910-08-31.
- [21] 李剑农. 中国近百年政治史 [M]. 上海: 上海人民出版社, 2014: 177.
- [22] 戈公振. 中国报学史 [M]. 北京: 生活·读书·新知三联书店, 2011: 257.
- [23] 宜创通国报馆记者同盟会说 [N]. 时报, 1905-03-14.
- [24] 冷. 妄哉警部之所谓报律也 [N]. 时报, 1907-10-17.
- [25] 冷. 再火 [N]. 时报, 1908-01-15.
- [26] 笑. 报纸多与报纸少 [N]. 时报, 1908-12-23.
- [27] 陈景韩. 今年中消灭之报纸 [N]. 时报, 1909-09-30.
- [28] 中国之人民与政府 [N]. 时报, 1908-08-17.
- [29] 闪电打雷之中国官吏 [N]. 时报, 1909-06-19.
- [30] 曹聚仁. 20世纪上海文史资料文库 (6) [M]. 上海: 上海书店出版社, 1999: 23.
- [31] 无题 [N]. 时报, 1906-06-20.
- [32] 病与医 [N]. 时报, 1910-08-12.
- [33] 冷. 发问 [N]. 时报, 1910-08-14.
- [34] 罕譬 [N]. 时报, 1910-12-03.
- [35] 如风如潮如电光如石火之中国政府 [N]. 时报, 1908-06-28.
- [36] 近闻与远观 [N]. 时报, 1910-09-01.
- [37] 冷. 京中近状一 [N]. 时报, 1910-04-12.
- [38] 冷. 京中近状二 [N]. 时报, 1910-04-13.
- [39] 陈冷: 拆字一 [N]. 时报, 1908-08-18.

[责任编辑: 赵晓兰]